

ATI模型——解构艺术定义的工具

马傲¹

(1.云南民族大学，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本文以皮埃尔·马舍雷的“文学生产理论”为基础，提出 ATI 模型（Artist-Technician-Intelligent machine），将艺术创作视为一个动态的社会生产过程，而非个人灵感的产物。本文挑战传统艺术史，认为经典化作品多是“智械系统”的输出，而非艺术本质。真正艺术可能藏于边缘实践，需重新认知。体现了对主流艺术体系的怀疑态度。

关键词：ATI 模型；抵抗；身份转换；艺术本质；标准化生产

DOI：doi.org/10.70693/rwsk.v1i11.1626

一、区分“生产”

在历史上和各个流派的那些“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诞生于“生产”而非“创作”。皮埃尔·马舍雷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文艺生产理论，这个理论主张，文学作品不应被视为作家的个人创造，而应该看作是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特定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的体现。他认为，文学作品的生产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社会历史过程，涉及到多种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和斗争。

马舍雷的“文学生产理论”将文学批评界定为“文学生产的科学”，认为通常将作家视为创造者是一种误解，故力图贬黜“创造”，而以“生产”代替之。文学生产理论的核心观点是，文学作品并不是作家天才般的灵感迸发，不是作家意志的体现，作家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并不是绝对的主导地位。文学创作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神圣性的色彩，作家如同所有工人一样，是一个生产者，作品则是他生产出来的结构。而生产的资料，则是意识形态，外加一点作者的理想意图与目的（但往往在生产过程中会偏离作者的理想意图或目的）。

二、ATI 模型

“文学生产理论”作为一种具有启发性的理论，可以将其视角代入到更广泛的艺术创作和作品的分析中。基于这一理论，我们能够将艺术创作过程中作者的身份进行深入分解，具体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艺术家（Artist）、技术执行者（Technician）以及智械（Intelligent machine）。在实际的创作过程中，一次完整的创作行为往往同时包含这三个阶段，或者说这三种身份，它们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动态的循环。更为关键的是，这一过程不仅仅是一次性的，而是不断以这三个阶段（身份）为一次周期，持续循环下去，推动创作不断深化和发展。接下来，我们将详细阐述这三个阶段的各自特点及其之间的差异，并探讨它们是如何在创作过程中相互转化、相互影响的。

艺术家（Artist）身份的诞生，往往源于创作主体对现实世界产生某种批判性的抵抗意识。这一意识促使主体通过物质或非物质的创作方式，以作品为载体对现实进行回应和超越。艺术家身份的确立不仅意味着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标志着艺术实践进入具有批判性和超越性的阶段。艺术创作因此不仅是技巧的展现，更成为思想与精神的表达。

相比之下，技术执行者（Technician）作为技术的操作主体，虽然在操作层面可能与艺术家有相似之处，但其核心区别在于缺乏对现实的高度实验性回应和深层次的批判思维。技术执行者的实践往往以完成具体任务为目标，其行为更多体现出功能性和实用性，而抵抗意识与超越性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被消解和弱化。技术执行者可以视为艺术家身份演变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其存在是动态的、过程化的，往往并不具备明显的身份特征，更多表现为一种技术实现的中介角色。

作者简介：马 傲(1990—)，男，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通讯作者：马 傲

技术执行者的身份会进一步演化为智械 (Intelligent machine)。处于这一阶段的主体，尽管仍然具备生物人的体质特性和社会人所形成的文化心智，但其创作行为与实践结果却日益呈现出机械化和工业化的特征。这种主体的创作过程往往依赖于预设的经验与社会知识，主动摒弃了抵抗意识与超越性追求，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刻意回避这些具有人文精神的表现。其最终产物通常是标准化、可复制的，更强调效率与产出，而非思想与情感的表达。创作者三种身份的发展转化过程构成了 ATI 模型 (Artist-Technician-Intelligent machine) 的核心框架与基本构成单元。

一个完整的 ATI 模型并不仅仅是这三种身份的简单组合，而是通过不断循环和演进形成的一种动态结构，这种循环过程清晰地展现在图 1 所示的模型中。该模型描绘的是一种主体身份转变路径，尽管每一次演变都毫无例外地遵循从艺术家到技术执行者再到智械的循环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一个新的循环阶段中，艺术家 (Artist)、技术执行者 (Technician) 以及智械 (Intelligent machine) 不仅在外在表征上发生变化，其内在属性、职能定位和互动关系也相较于前一阶段呈现出显著的差异与演进。这种差异既体现了技术、认知与社会环境的动态影响，也反映出创作者在持续适应与创新中的身份深化与扩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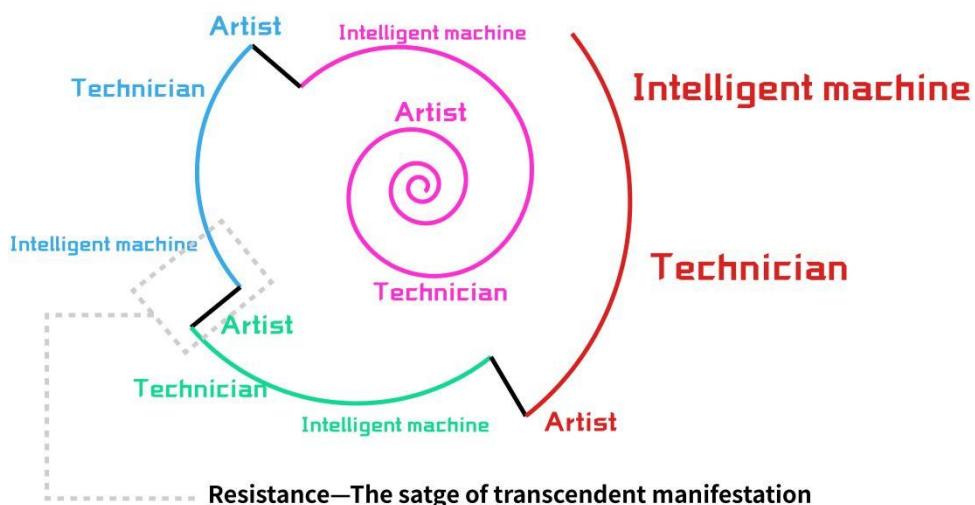


图 1. ATI 模型的阶段性发展

但更多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一种相对凝滞、封闭的 ATI 发展轨迹（如图 2）这种发展模式与理想中持续演进、不断迭代的路径不同，其内部循环机制存在显著的局限性。创作主体从艺术家到智械的转变过程，通常仅经历一次或少数几次的迭代循环，缺乏持续性的反馈与深度演进。一旦达到某个技术或创作阶段，系统便容易陷入停滞，不再向前推进，而是在已有的框架内不断重复机械化的运动模式，缺乏创新与突破的动力。

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将 ATI 模型从二维平面扩展到三维立体空间这样能够更加清晰且直观地展现出理想化与非理想化两种发展模式之间的显著差异（如图 3 所示）。在三维视角下，理想的 ATI 发展呈现出持续上升与向外扩张的态势。每当经历一次“抵抗”并成功突破之后，其创作的目标导向与实践行为不仅会发生向上的跃迁，还会在范围与深度上实现横向的扩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事物的发展往往“在否定之否定中，以螺旋型上升”，这一过程既包含对旧有状态的超越，又体现出演进中的积累与升华。相比之下，非理想化的 ATI 发展模式尽管同样投入了大量的时间资源、物质条件以及人类的劳动付出，其产出却主要局限于表层的行为调整与符号形式上的重复或堆砌。尽管在操作方式和表现形式上可能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增加或多樣化，但在根本的意识层面和认知结构的维度上，并未发生实质性的突破与上升，缺乏真正的质变和思想层面的升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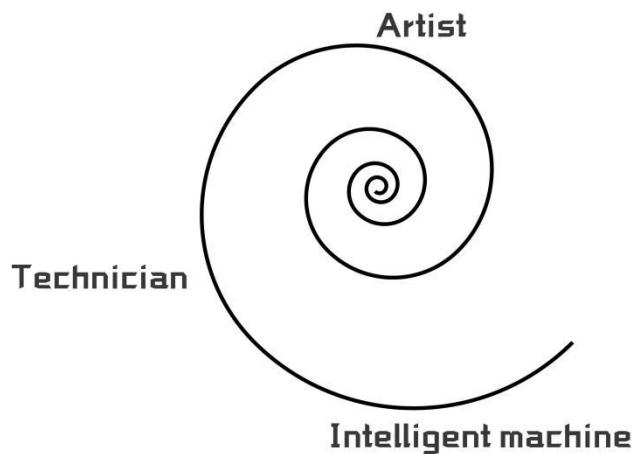


图 2 .消极的 ATI 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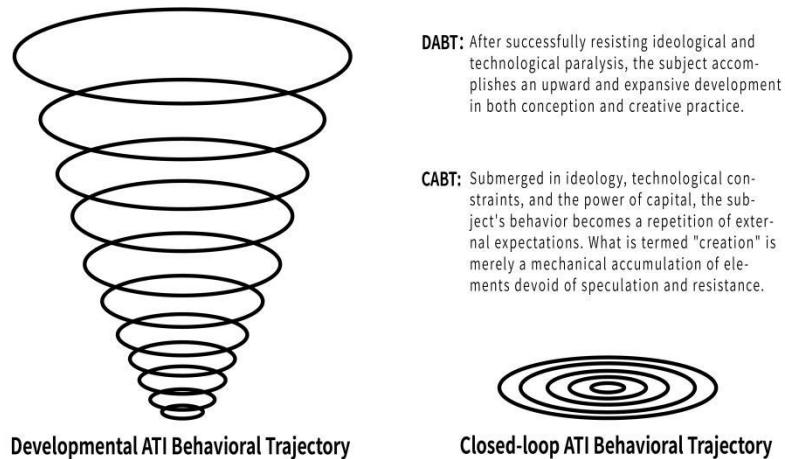


图 3 .三维视角下的 ATI 模型

三、艺术本质——抵抗与临时性

那么，艺术的本质究竟为何？本研究认为，艺术实质上是在 ATI 发展轨迹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具体处于上一阶段的“智械”向下一阶段的“艺术家”转变的过程中。这一阶段具有显著的主体动机与行为，即“抵抗”(Resistance)。

抵抗的对象既包括对既有符号意义、文化以及政治制度的否定，也涵盖对自身所掌握技术与知识的背离。因此，“艺术家”同样是一个阶段性身份，仅存在于“抵抗”行为发生的时间段内。再次回到理想的 ATI 模型与非理想的 ATI 模型的对比层面。由于在理想的 ATI 模型中能够呈现出“抵抗”这一阶段，所以“艺术家”身份的判定具有可靠性，差异仅在于这种身份出现的频次和持续时长。然而，在非理想的 ATI 模型中，“抵抗”现象缺失，要么被主体所忽视，要么受到文化和社会的抑制。故而，“艺术家”的身份往往是虚幻的，其“创作”与“作品”均无法体现主体对象化能力，更不存在超越性。

尽管本文着重强调抵抗智械(Intelligent machine)的生产及其产品，但同时更注重从多维度认知与剖析智械的存在形式、表现特征以及内在目的。应当承认，所有投身创作的艺术家在大部分时候皆可被视为“智械”，“智械”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发展阶段，一切以艺术创作和创新为目标的行为都不可避免地会迈向这一阶段。创作者的反抗往往率先发起，然而文化和社会结构必将裹挟着强大的知识与权力后来居上，对创作者形成覆盖之势（当然，很多时候这种覆盖是以“认可”之名而行之）。因此，“智械”已然成为当今大多数人的存在样态，他们往

往难以抵御“技术”所带来的强大诱惑，或者在无意识状态下被“智械”群体的集体意识所同化，最终选择沉溺于这种由技术与效率所主导的生活模式，不再谋求突破。在现实社会里，这一现象在“艺术界”体现得尤为明显。

“艺术界”运用重复的话语构建重复性的结构性权力，并且反复审视重复性的作品，当各个阶段的重复均契合权力者的预期时，“作品”便获得了“艺术界”的认可。

更值得注意的是，“智械”从本质上说是反艺术的，它消解了艺术的自由与个性，却在现实中时常打着艺术的旗号行动，试图将创造性的表达纳入其标准化的框架之中。不过，在偶然的契机下，一些人仍能被真正的艺术所触动与唤醒，从而短暂地挣脱“智械”的束缚，重新寻回作为人的感知与创造力。同时“智械化”实际上是一种持续存在的内在危机，只要人类仍在进行任何形式的艺术创造活动，便无法彻底摆脱“技术”的影响，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不断主动抗拒“技术”对我们思维与创作方式的侵蚀，同时也要勇于一次又一次地否定并舍弃自己已经完成的作品。正是通过这样反复的自我推翻与重建，不断直面新的空白与未知，艺术才找到了其最为真实而持久的推动力。

四、反思艺术史

根据 ATI 模型的分析和对“智械”的深层剖析，我们发现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真正持久且纯粹的艺术家身份，所谓“艺术家”从来不是一种恒定不变的存在，艺术家是否显现，关键在于“智械”状态的长久延续与暂时瓦解——换句话说，艺术的本质或许恰恰在于它是一种临时的事态，而“艺术家”也只是一种阶段性的、随时可能被技术结构重新吸纳的身份标签。任何给创作者赋予永恒性的“艺术家”身份的行为都有其盲点与欺骗性。

从辩证的视角来看，艺术家之所以能够被识别、被命名，恰是因为主体在某个阶段成功突破了“智械”的控制系统，以某种方式暂时摆脱了技术理性的支配，从而让创造性的、不可重复的“艺术瞬间”得以显现。然而这种“显现”并不稳固，一旦艺术家开始系统化其语言、重复其风格、接受市场或意识形态的规训，他便可能再度沉沦为新的“智械”，进入下一轮技术化的循环。艺术的历史，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显现-沉沦-再显现”的动态过程。

由此反观我们通常对艺术的认知——尤其是艺术史所建构起来的那一套阐释系统——或许从根本上就出现了偏差。我们习惯于将那些已被经典化、风格稳定、能够代表某一时代或群体的审美产物当作“艺术”本身来理解，却忽略了这些恰恰是历史上或当代社会中“智械系统”所输出的标准产品。它们被机制认可、被市场定价、被学术话语收编，成为了可被重复阐释与文化消费的对象。而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那些未能进入机制视野、未被系统识别为“艺术”的表达与实践——那些零星的、野生的、无法被归类或定价的创造尝试——可能恰恰更接近艺术的本质。它们大量散落在艺术史书写与市场交易体系的边缘，甚至被掩埋在社会所认定的“无意义、无价值”的符号废墟之中，静待某种新的认知方式将其重新照亮。

参考文献：

- [1] 皮埃尔·马舍雷. 文学创作理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 [2]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3] 皮埃尔·布尔迪厄. 艺术的法则: 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 [4] 瓦尔特·本雅明.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8.
- [5] 约翰·克雷斯威尔. 研究设计: 定性、定量与混合方法路径[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8.

ATI Model: A Tool for Deconstructing the Definition of Art

Ma Ao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grounded in Pierre Macherey's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 proposes the ATI model (Artist-Technician-Intelligent machine), reframing artistic creation as a dynamic social production process rather than a product of individual inspiration. Challenging conventional art history, it argues that canonized works are largely outputs of the "Intelligent machine system" rather than reflections of art's essence. True art, the study suggests, may reside in marginalized practices—requiring reevaluation—and this proposition underscores a skeptical stance toward dominant artistic institutions.

Keywords: ATI Model; Resistance; Intelligent Machine; Identity; Essence of Art; Standardized Production